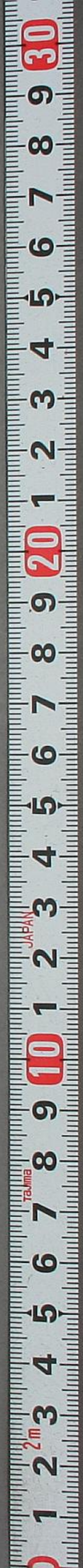


文

廿五廿六廿七廿八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9  
8





文庫  
D 99  
8

陽泉山莊

48-11881  
010190549378

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碑銘表誌屬

族祖處士墓銘

公諱滋新字仲美弱冠就科舉一不中卽以力田爲業年五十有七終於家距今天子開興壬辰四十年矣初病革沐浴具衣冠子壻郭生者就諸婦取一物將奉公公惡其非禮也而切責之其平生自處爲可見乎爲人寡言言則微雜詼諧所居韓嚴五社聚落千餘家里中人日有聚話者公時詣焉山夫谷民性旣鄙樸語又無根蒂每及一事則麤氣叫吼攘臂紛競移時不罷公不能忍必爲解之已而曰人言田舍翁不通曉果然其人慙而去日久慙者多公至則稍又引去至

陽泉山莊

陽泉山莊



無一人留語者嘆曰鄉人惡我邪我不復出矣乃敕其子之規之矩凡家之服食器用必取諸左右而足吾寧假人不能假於人也自是人罕見其面婦班氏事公如事長每問公今日欲何所食鼓腹良久曰此腹欲何食乎此腹旦欲某食午欲某食晡欲某食家人如言而辦如是三十餘年乃終世衰道喪是非好惡無有當其實其處是非好惡之間者又不能以理自固聞譽而喜聞謗而怒爲一人所軒輊者多矣況一鄉之人乎故嘗論公不合於一鄉將不合於一邑不合於一邑將不合於一州不合於一州又將不合於天下四方不合於天下四方其耿耿自信者當猶一鄉也羣衆不能易其介一物不能屈其志生而知所以養殁而知所以順古之特立獨行輕世肆志隱居放言之君子如是而止矣歿而不書族

黨之過乃追爲之銘嗚呼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欲成之而不及者也銘曰

志必於同同則詭隨且欲異焉是謂自欺理有固然蕩如通達先之以司南無容背馳人取而已遺百從而一違匪直里閭世所罵譏吾寧汨濁流之泥吾寧醖餽餘之醕吾寧反關樂我所知來不爲所招去不爲所麾不屈之高無貴可幾孰能自信於毀譽失真之後如是之不疑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公諱升字德清少不羈喜從事鞍馬閒欲復以武弁取官及長乃更謹飭舉措不碌碌明昌泰和入仕路非有梯級不得進公閒居鄉里鬱鬱不得志然日課家人力田治生厚自奉養祿食者不及也貞祐丙子自秀容避亂河南客居崧山時



公已衰無復仕宦意親舊競勸之乃始以兄隴城府君蔭奏補得係承奉班明年當調官而以疾終於登封寺莊之寓居春秋五十有五曾祖誼宋忻州神虎軍將領祖春不仕考滋善柔服丞夫人同郡史氏無子以從孫好謙之子搏奉其後權厝金店東北一里所道路阻絕未卜歸葬遂爲南遷第一祖矣銘曰

豪俠則鄉土之舊幹局則父兄之傳武可以材選能可以吏遷一命不霑而老於編齊之間鑽辭幽石以慰下泉

敏之兄墓銘

兄字敏之諱好古性穎悟讀書能強記務爲無所不闕年二十就科舉時東巖已歿太夫人年在喜懼望其立門戶爲甚切及再試不中意殊不自得又娶婦不諧日致惡語遂以狷

介得疾嘗作望月詩有莫倦夜淡仍坐待密雲或有暫開時之句或言詩境不開廓非佳語也曰吾得年不能三十境趣能開廓乎未幾歿於貞祐二年三月北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矣嗚呼悲哉銘曰

賈傳南州鵬鳥告凶買臣歌謳厄死溝中馮衍幽憂桀婦是逢子雲自投乃脫歆豐莫難生才百蛇一龍有物妒之隨以禍攻穹巷抱書薇藿弗充天門九虎十上莫通長慟之途萬轍一窮斯前人所不免顧獨欲亢吾宗耶

贊皇郡太君墓銘

夫人姓梁氏廣寧人曾大父忭遼祕書監弟援某朝宰相其後祕書之孫某大定中戶部尙書相國之孫彬明昌中濟南尹故梁氏世爲閭山甲族大父慶璋定遠大將軍相州酒使



父錄宣武將軍鼓城尉夫人在父母家已知讀書作字有楷  
法年十有七嫁爲河中李侯諱某之夫人李侯自王父龍虎  
以來占籍河中以貴雄鄉里侯資稟豪邁好賓客復嗜讀書  
不切切於家功簿書會計至於鱗雜米鹽無不經夫人之手  
夫人天性孝友嫻睦族屬內外無間言侯於諸弟妹皆審於  
擇配夫人彌縫贊助咸得其稱侯之季弟彥實娶龍山劉致  
君之女於夫人爲姨妹議往內幣時次子獻誠生始朞月暑  
涂二千里不以跋涉爲辭振貧乏撫孤幼僮僕之無依怙者  
聚之一室躬自存養有父母之愛侯官蘇門大奴弋信妻執  
僞券訴有司云是陝右飢民爲侯家強娶法當爲良眾謂宜  
辨其妄夫人曰奴而良之美事也奚以辨爲聽其去者餘二  
十輩侯有姬侍某先有子矣以嘗失意於侯侯不顧省夫人

以爲言侯亦莫之從也夫人知侯意不可回竟爲入粟縣官  
度爲女官并割上田衣食之晝哭之後益以教子爲事其後  
獻卿中泰和三年進士第獻誠獻甫同以興定五年登科鄉  
人榮之獻卿釋褐華陰簿夫人在官下每以廉慎愛民爲戒  
南征之役朝廷脩馬政并牧之馬似涉羸療官有被眞決者  
獻卿方攝縣務殊爲憂夫人言馬遠至難遽肥立法雖嚴可  
身任之使一縣之民少蘇不亦可乎夫人之兄思忠在中山  
得風痺不良於行且諸子皆幼弱顧謂獻卿言若能爲舅氏  
覓一官得近河中使吾事老兄一日可無憾獻卿如所教爲  
求河東高公酒正因迎事之逮其下世送終拊孤禮無違者  
獻卿佐坊州幕官嘗與同官騎踰夫人戒之曰從仕之暇宜  
讀書養性鞍馬間乘危蹈險非書生之事正使能之且爲識



者笑況必不能耶其慈恕有禮類如此不幸邁疾以貞祐元年八月二十有八日享年五十有一終於坊州之官舍諸孤銜恤襄事以某年月日祔葬於某原之先塋禮也夫人三子獻卿其長今爲正議大夫宣差規措解鹽司充鹽部郎中行部事以故事請於朝贈夫人贊皇郡太君獻誠汝州郟城令獻甫京兆長安令南京右警巡使鎮南軍節度副使尙書戶部員外郎女二人長適夫人之從姪梁璵次適經義省元興平令趙宇正大辛卯冬獻卿持夫人事之狀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夫人棄諸孤之養亦已久矣獻卿承乏天官民曹日暇不給孤奉慈訓尙有旌紀寂寥之恨惟先夫人爲淑女爲良婦爲賢母者當世士君子皆耳目所接見諸孤雖無所似肖安敢自例流俗附先夫人於碑誌之末乎獻卿昆季及從

弟獻能得幸吾子者有年吾母猶君之母也銘其可辭某再拜言先夫人之德之教無媿古人顧非不腆之文所能譔述然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昭我管彤自託不腐通家子姪與其榮焉其敢不策厲鴛鴦以少慰凱風寒泉之思乎乃爲銘曰

主饋有儀作室有基秣驥問塗司南通達鼎於華腴動與禮達在生長見聞者而非所望寧閨壺之可幾嗟維夫人女宗婦師匪直宗師母儀百之油鎧煌煌誦書琅琅兒不敢嬉母也在旁維龍虎公北方之強武庫再傳化而文房鬱階庭之佳樹乃異質而齊芳版輿委蛇子祿孫飴上壽期頤夫人則宜事親之日兮不可追去何速兮來何遲瞻昊天而靡及泣風雨其安歸防墓兮有碑勒銘詩兮告無期有親如是而不



得終百年之養信人子之同悲

南陽縣太君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世家平定父琮宋末來火山遂爲隰州人母邢生四子一女以夫人天性孝友特鍾愛焉年二十嫁爲贈朝列夫人同郡白君諱某之妻夫人事姑孝拊前夫人子如所生姑老且病飲食醫藥必躬親之而後進及持喪哀毀過禮鄉人稱焉性嚴重不妄喜怒白氏大家也夫人處之不侈不陋服食居處皆有法度可觀以大安辛未三月丙辰春秋五十有六終於私第之正寢子男四人長曰賁擢泰和三年進士第官至岐山令次曰華擢貞祐三年進士第今爲樞密院判官次曰瑩棄家爲佛子有詩筆聞於時次曰麟女二人長嫁進士同郡賈鐸賁瑩麟及次女皆早卒男孫二人曰汴陽

鐵山女孫一人尙幼初華旣冠從兄賁官學輩流中號楚楚者鄉先生謂當就科舉不可以家事役之朝列君以爲然謀之夫人夫人曰彥升以長子持門戶勞苦爲甚賁舉進士瑩與麟皆幼可代彥升者獨華耳今又使之從學是逸者常逸而勞者常勞矣執議者再三語雖不從識者謂夫人有鴈鳩均一之義焉夫人自幼事西方香火之具未嘗去其手病且革沐浴易衣趣男女誦佛名怡然而逝生平待中表有恩尤賙恤貧者其歿也哭者皆爲之盡哀諸孤以是月戊午奉夫人之喪殯於河曲王家里之西原明年朝列君歿乃合葬焉文舉旣參機務而贈夫人南陽縣太君因請某銘其墓某自鄙識文學於太原與之游爲弟昆之友今三十年矣知夫人之德與文學念其親者爲詳且久乃爲之銘曰



通志卷之二十五  
六  
祿不於豐惟祿之時三釜迨親萬戶不貲母氏劬勞無報可  
施樹靜而風霜露涕而悠悠蒼天孰命之尸含飴弄孫彼何  
人斯嗟惟夫人女宗婦師德宜而家物不癘疵玉樹階庭且  
蘭且芝一善不可能我則百之見於管彤永世有辭重之以  
五福之養神則我私列銘墓石尙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聶孝女墓銘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尙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  
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  
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刲其  
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  
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  
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

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  
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  
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  
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尙書仲平大理  
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忒哥宰相子伯  
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  
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脈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  
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士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  
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嫠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  
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  
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靳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



女之昇銘以表之并志子媿

孝女阿秀墓銘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書省令史秀容元好問第三女也興定乙卯生於登封年十三予爲南陽令其母張病歿孝女日夜哭泣哀痛之聲人不忍聞明年得疾於汴梁病已急哭且不止或以爲言親一也母亾而父存汝不幸而死爲棄父矣曰女從母爲順寧從母死耳竟以開興壬辰三月朔死死之二日權厝報恩寺殿階之東南十五步銘曰

失乳而啼襁褓之常知所以悲非乳可忘木病本根枝葉乃傷愛生於心血出肺腸母在與在母亾與亾孝女之哀千載涕滂白水南東維母之藏羈魂搖搖望女大梁會以汝歸以慰所望

遺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碑銘表誌碣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歲庚辰秋七月東平嚴公籍彰德大名磁洛恩博滑濬等州  
戶三十萬歸於有司竊嘗攷於前世興王之迹蓋帝王之興  
天將舉全所覆者而昇之時則有魁偉宏傑之士爲之倡大  
義建大事一六合之同異定羣心之去就猶之天造草昧龍  
見而躍雲雷合勢爲之先後然後騰百川而雨天下者易爲  
力臣主之感遇天人之參會無不然者初貞祐南渡豪傑乘  
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流之便握勁鋒之選威  
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所以爲楚爲漢者皆倚之以爲重至



是曉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異志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故自開創以來功定天下之半而聲馳四海之表者惟公一人而已非天使之倡大義建大事以應興王之迹其能若是乎公諱某字武叔其先博之博平人後遷長清遂占籍焉會大父啟大父祺父珪皆以農爲業妣同里楊氏生二子長彬字才叔次卽公公幼警悟略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若以生產爲不足治者爲人美儀觀喜交結好施予落魄里社間不自顧藉屢以事被繫俠少輩愛慕之多爲之出死力以故得脫去癸酉之秋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爲兵以公爲眾所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人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東阿平陰長清三縣提控捕盜官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勝

而西行臺檄公備芻糧爲守禦計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譖於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摯老幼壁青崖固依益都主將以避臺兵之鋒宋因以公爲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公所節度矣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將軍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爲請於主將主將逗留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宋不足恃首謁先大師於軍門摯所部以獻大師時以王爵統諸道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祿大夫行尙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於宋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明年公以太師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何立剛棄城而奔公始入居之又明年軍上黨宋將彭義斌說



青崖晁海叛公公之家人復被略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爲所脇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間遣人會大將李里海軍軍久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公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麾下眾尙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也其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李里海軍等相望分公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卽連趣李里海軍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義斌不旬月先所失部分盡復之是冬郡王戴孫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太師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爲諸道之冠庚寅四月朝於牛心之帳殿天子賜之坐宴饗終日歡甚錫公金虎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眞福人矣又四年朝於和林城授東平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

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有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畫境之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別大名又別爲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充濟單歸於我丁酉九月詔書命公毋出征伐當是時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荊棘扞豺虎敝衣糲食暴露風日挈溝壑轉徙之民而置之衽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帑所積盡於交聘燕饗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貯之辟置俊良汰逐貪墨頤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爲樂歲出於塗則知其爲善俗觀於政則知其爲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便鞍馬念其功而憫其勞視之猶家人父子欲使之坐享康寧壽考之福故聖意優卹如此公病風痺久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邪得無疾病以歿足矣以



庚子四月己亥春秋五十有九薨於私第之正寢是夕大星殞於縣界人以爲公歿之應五月壬申舉公之柩葬於鵲里之新塋禮也公旣握兵柄頗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久乃更折節自厲間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仁民愛物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厲不可犯至於仁心爲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彰德旣下又破水柵郡王怒其反復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公解之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爲所脇從果何罪邪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有水柵之議公爲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之不若留之農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其後於曹於定陶於楚丘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而者大兵由武休出襄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我當載金繒往贖之

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殺有所鹵獲必使之骨肉完保靈壁一縣當廢者五萬人公所以救之者百方兵人旣素服公言重爲資幣所誘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之是冬大飢生口之北渡者多餓死又藏亡法嚴有犯者保社皆從坐之逋亡纍纍無所於託僵尸爲之蔽野公命作糜粥盛置道旁人得恣食之所活又不知幾何人矣初公之部曲有亡歸盩都者數十人盩都破皆獲之人以爲必殺而公一切不問王義浚義斌之別將聞義斌敗將奔河南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爲所害河南破公獲義浚妻子厚爲賙卹之且護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爲嫌其能人之所難能者又如此東州旣爲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爲命者相踵也公爲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肉骨之賜



遺山先生集 卷二十六  
卯翼之惠日積而月參之蓋有不可勝書者矣故聞計之日  
遠近悲悼境內之人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罷古之所謂愛如  
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見之子男七人長忠貞金紫光祿大  
夫前公卒次忠濟襲公職次忠嗣忠範忠傑忠裕忠祐姪一  
人忠輔女七人孫一人忠貞之子朝既葬之三月孤子忠濟  
等狀公之行以神道碑爲請敢以智愚之所共知者論次之  
而系之以銘銘曰

岱宗巖巖清濟洋洋伋彼嚴公尹茲東方維大國齊維魯所  
荒大安衰微元元邁凶鋤穰棘矜迭爲長雄遺黎惘然擿墮  
斯窮公乘其時奮從兵戎心爲著龜往迺大同挾右太行以  
入王封人瞻者烏我龍之從儼景同翻鬱爲雷風乾端坤倪  
一廓屯蒙奔走先後莫予敢侮莫予敢侮惟公之武乃錫金

虎民汝予撫民惟天民惟公受之有內之溝職公救之大布  
我衣大帛我冠斜傾我扶罇漏我完爾有瘡罷我追我安金  
革之威肅於凜秋化而陽春悴槁和柔祥風愉愉叶氣油油  
河潤之溥暨於他州民拜公賜有憂斯禱祝公壽考爲國元  
老如山如河受福則遐齊政方報魯婦已髻布宣王靈繫公  
是賴愛養基本繫公是戴巨室喬木式瞻誰在相彼邦民古  
無遺愛有開必先惟公之功寵以不名公名之崇巍巍堂堂  
哀榮始終誰其配之錢氏孝忠在平之原龜戶穹窿勒我銘  
詩以對景鐘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

有序

山東重地所在天下莫與爲比杜牧以爲王者不得之則不  
可以王伯者不得之則不可以伯古之山東今河朔燕趙魏



是以就三鎮較之魏常制燕趙之生死而懸河南之重輕故  
又重焉方天兵南下海宇震蕩雷霆迅擊無不糜滅燕城既  
開朔南分裂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公擁上流握勁鋒審  
大命之去就一羣疑之同異乃以庚辰春籍所統彰德大名  
磁洛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獻之太師之行臺形勢旣彊  
基本斯固國家所以無傳檄之勞凶鏃之費而成包舉六合  
之功者公之力爲多昔淮陰襲歷下軍盡有齊地高祖因之  
以成帝業耿弇攻祝阿竇融合五郡兵光武因之以集大統  
以公方之尙無媿焉好問客公幕下久故能知公所以得民  
者蓋公資稟沈毅威望素著且嚴於軍律少所寬貸見者流  
汗奪氣莫敢仰視中歲之後乃能以仁民愛物爲懷郡王兵  
破相下之水柵繼破曹濮怒其翻覆莫可保全欲盡坑之公

百方營救得請而後已兵出荆襄公自邳徐赴之謂所親言  
河南受兵殺戮必多當載金帛以贖之靈壁降民方假息待  
命公餽主兵者下迨卒伍亦霑膏潤一縣老幼皆被更生之  
賜且縱遣之計前後所活無慮十數萬人生口北渡無從得  
食糜粥所救者尙不論也畫境之後創罷之人新去湯火獨  
恃公爲司命公爲之闢四野完保聚所至延見父老訓飭子  
弟教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本懇切至到如家人父子  
初不以侯牧自居官使善良汰逐貪墨貨逋賦以寬流凶假  
閒田以業單貧節浮費以豐委積抑游末以厚風俗至於排  
難解紛周急繼困收恤孤嫠扶助葬祭菽粟易於水火冰霜  
化而紈袴人出強勉我則樂爲故菴謝之日境內之人號泣  
相弔自謂一日不可復活非策慮億洞見物情權剛柔之



中持操縱之術始以重典立威終以仁心爲質者能如是乎  
壬子孟冬公之嗣子某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書謂好問言  
先公功著興王之初名出勳臣之右虎符龍節長魏齊魯五  
十城者踰二十年官有善政政有遺愛敬者比之神明報之  
欲其長久某猥嗣世爵大懼弗克奉揚先德輒與參佐部曲  
士庶耆壽同力一志作爲新廟以致祈祠烝嘗之敬宜有文  
辭昭示永久惟吾子惠顧之好問以爲祠祭之爲大事尙矣  
以勞以功三代不易之道若纓布之五杜甄子然宋登之配  
食後世亦有以義起之者蜀人祭忠武侯於道陌而博士拜  
章王珪通貴不營私廟而法官劾奏禮固不可以變古而亦  
貴於沿人之情況乎時則縣蒞未遑人則煮蒿將見如公之  
廟貌獨不可以義起乎祀典廢於一時公議存乎千載異時

有援表忠觀故事言於朝者尙有攷焉好問既述公之事又  
系之以詩使歌以祀公其詩曰

天造草昧福有幾風雲感會神與期乾龍用九方奮飛潛蛟  
豈得留汙池王伯之柄魏所持金城千里山四維公籍盈數  
數有畸燕趙廓廓無藩籬六合遂入天戈麾猶之歷下開漢  
基楚破竹耳將安歸天官葵功絕等夷介三大藩畫郊圻大  
帛之冠大布衣煌煌德星出虛危扶傷合散傾復支民恃保  
障輕繭絲年穀屢豐物不疵諸侯代興公維師誰謂華高可  
齊而武公司徒屈於斯睂壽保魯止於斯昔歌且舞今涕洟  
人疇依乎遽奪之甘棠之蔭公之祠麗牲有碑碑有詩戰功  
日多民政慈尸而祝之寧我私公福我兮無已時子孫眾民  
其世思



順天萬戶張公勲德第二碑

歲辛亥冬行軍千戶賈侯輔持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公勲德碑見示謂僕言此內翰淳南王君從之之辭也蓋自板蕩以來我公爲吾州披荆棘立城市完保聚闢田野復官府舉典制摧伏疆梗拊存單弱使暴骸之場重爲樂國其有德於州之人爲甚厚如輔不敏亦得稟受成算自竭微效猥先參佐紆佩金紫圖所以報謝者不忌食息頃而迄無萬分之補姑取境內士庶耆壽偏裨部曲之意就公所以成顯顯焉在人耳目者著之金石以昭示永久王君偉公之功而有取於吾屬之誠且一故樂爲道之凡我公率族屬保壁障由西山之東流塢以功令定興至節度雄州從經略使苗公道潤及賈瑀賊殺道潤公殺瑀復讎散其餘黨戊寅之秋策名天朝以

功加榮祿大夫帥河北東西路以寶書錫命自千戶陞萬戶佩金虎符順天別爲一道者亦旣載之矣惟是碑之立將二十年而公之勲伐積糝日盛而皆王君不之見者區區之意大爲慊然考之古人初令一邑進而守一州始將千人終至於統百萬眾若惠政若戰多其見之褒述者不一而足故有大書特書屢書之語朝論以爲美談史臣資其實錄珪爵旂常鼎鐘竹帛於是乎張本有如我公炳河山之靈會龍興之運開拓疆宇爲國虎臣治民蒞官威惠並舉而英聲茂實百不宣一其於褒讚之義得無未盡乎今屬筆於子幸以第二碑實之僕以不腆之文不足以俎豆於王君之後辭不敢當而賈侯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勉爲次第之初公之下東流軍滿城也滿城小而缺且無禦備帳下纔數百人恒山公



武僊會鎮定淡冀步卒一萬騎五百來攻公以老幼婦女乘城率壯士出戰敵不能勝然未退也後數日公策其老且怠遣人假爲輜重聲言救兵至自西山曳柴揚塵鼓譟其後僊軍果驚潰公追擊之遺尸數十里是歲六月軍市川帥牛顯結高陽公張甫河間公眾哥等軍數萬來攻公登城拒戰爲流矢所中敵大呼曰射中張某矣公不爲動開門出戰甫眾哥皆敗走由是祁陽曲陽鼓城諸將帥降者二十餘城易州守盧應御下卞急吏卒每欲爲變畏公不敢發公北觀次於宣德羣不逞乃環應第攻之應挺身而逸妻子皆爲所虜復大掠于州遂據西山之馬頭砦公聞之卽棄輜重而南問之路人得賊要害曰六門堂者遣部曲任德等潛執守者而反據之故賊不之覺公先約德軍曰我砦下舉火爾卽發聲乃

率卒至砦下數賊以叛逆且諭之曰能以盧應家屬來降者當貸爾命不然無遺類矣賊且笑且罵曰盧應妻子非白金三千兩不可得乃欲降我乎公怒呼之曰吾問爾三不從則攻爾矣問之者三竟不應乃舉火攻之德等如約轉石擊砦中賊大驚以爲從天而下窘無所逃束手就縛公歸應妻子諸賊悉鬻殺之緣山反側鹿兒和和美女擔車堵牆百峯東西五峯苑家西水姑姑塢紅花谷閃堂水谷白虹白家野狸諸砦望風降附及武僊以兵來犯公與之戰一月凡十七勝每勝必斬馘千餘級於是公之威名震河朔矣丁亥之春以滿城隘狹移軍順天順天焚毀之後爲空城者十五年矣公置行幕荒穢中日以營建爲事繼得計議官毛居節共爲經度民居官府截然一新遂引雞距一畝二泉穴城而入爲亭



榭爲池臺方山陽則無蒸鬱之酷比歷下則無卑溼之患此州遂爲燕南一大都會無復塞垣之舊矣京城之役守者屢出接戰我軍不能前一日公被重鎧躍馬橫戈而出大呼謂諸帥言公輩平時陵轢同列以驍果自名乃今蓄縮不進虧喪聲實氣岸果安在能從我卽同入陣不然爾後當尊事我勿復故態爲也諸帥無應者公卽馳入陣中呼聲所及無不披靡出入數四而氣益壯歸德之役城中兵夜所營並隄而進其鋒甚銳北面守者不戰而走多溺水死西北一軍俄亦奔潰公命軍士繫舟南岸示無還意因諭之曰我輩得舟亦不得濟濟亦不能免惟有決死而已眾心乃定命一卒執幟立隄上諸軍隱隄自蔽待敵下舟卽力卷之敵果不敢下公命軍士先渡將校次之公殿其後竟不失一卒而還汝南之

役宋人聽節制我欲波柴潭城中兵陣於南門外決死戰宋兵瞻望不進公率步卒二十餘涉水入陣左右盪決莫有當其鋒者諸軍壯之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戰大帥大赤令曰田四帥先入不能則張公繼之又不能則我當往旣而田不克入公率死士五十人逆擊之戰於分水樓下敵退走公追及子門俘獲數人明日急攻西南隅城旣隳缺敵以重扉覆之攻者不能上公募死士乘城擁一卒起推置扉之城隨陷論功第一邳州之役諸軍築壘環其外城中危迫潰圍而出望見公旗幟卽犯別帥軍公率兵救之敵不能出又犯別一軍公復救之敵竟敗而諸軍亦賴之以全棗陽之役公奪傅城軍壘二又奪外城據之城中人啟南門出諸軍爲木柵禦之公繞出其後敵大潰眾十餘萬多溺濠水餘軍西



走復爲史侯所襲而公橫盪之皇太子壯其勇而惜其材傳呼止之而公戰愈力迨宋兵盡乃已郢州之役城陷州人奪西門出走前卽漢水公乘勝擁之溺水者如山岡然曹武之役公將度九里關或言關路險惡宋必設伏不若候大軍與之偕進公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若止而不進爲彼所先建瓴之下吾得其便乎乃率二十騎直前果得關宋兵覺由西山之間翼而下我軍方休息不虞敵至士皆輕衣無鎧仗猝爲所圍皆倉皇失措公單騎馳突潰圍而出宋軍不敢追遂屯曹武北之長封嶺結陣而居戰守不易緣山保聚皆攻下之連破瀕江諸二十餘所秋八月攻洪山與宋大軍遇自旦至暮宋軍潰斬統制官十三人脫走者纔一人耳光州之役大帥令公取敵壘以公喜湊入戒勿親往而公輒親往壘旣

下明日而城降黃州之役道出三山寨寨高險不可土公率眾攻戰方交公引數卒潛視要害處卽引還夜四鼓起黎明至寨下會天大霧咫尺不相辨公曰此天也卽取昨所親路發石伐木橫戈而先之敵殊死鬪公奮擊之賊虜數萬自相踐蹂墜崖谷而死者不勝計遂攻黃州州之西有大湖曰張大與江通流公攻下之得戰艦萬艘選什之一順流而下循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營於西北隅有乘小舟來覘公策之曰此必欲伺吾隙來攻耳乃分軍爲三一竝江路爲偵伺一伏赤壁下公自將一軍陣而待是夜宋果水陸並進公遮擊之宋軍不得前會我軍合並攻之不戰而潰往往溺水死生獲者尙數百人州東門禦備甚堅矢石如雨諸軍爲之少卻大帥命公取之公被重鎧率死士三十餘輩奮戈而入守者



爲之奪氣宋人請和乃班師還及淮水南岸有保聚曰張家砦軍民十萬餘諸帥議立砲攻之公曰不必爾獨率一軍攻之顧盼之頃守卒崩潰諸將懾伏皆自謂不及也滁州之役公至自北觀從一百人而南時廬泗盱眙安豐濠州之間皆宋重兵所宿斥候旁午屯戍相望有以四千騎斂退者或勸公無行公不之顧且戰且前一日獨騎入一保聚值敵兵二千餘人環射之矢著鎧如蝟公馳突回旋每射輒中敵不能近良久從兵至合擊之敵人殲焉遂會滁之兵時大帥以城久不拔議解圍公前請曰某起身細微猥蒙寵遇擢任非次顧何功以堪之況新被異恩圖報無所知大軍在此故轉戰來會誠不能奮力於諸君之後遽爾北歸將不與初心相違背乎請身率士卒以決一戰雖死不恨也帥義而從之公馳

入圍中激石中其鼻大帥謂公不能戰合軍繼之公裹創躍馬而出帥止之不顧率銳卒先登城遂拔自大河放而南杞爲中渾東連淮海浩瀚無際國朝方有事南鄙彼爭利舟楫間殆無寧歲朝議以杞爲上流不以大將鎮守之則一葦所航河不能廣矣公以甲辰歲被朝命節制河南路軍馬因地之形殺水之勢築爲連城分戍戰卒衝要旣固姦謀坐屈臆矐有橫截之阻而走舸無奔軼之便北安濮鄆西固梁豫公之力爲多初大軍還自滁宋境連歲被兵民物蕭條畊稼俱廢我軍爲因糧之計初不以餽饗自資北軍還間關千里道殣狼籍公一軍先事爲備故獨無饑色許鄭之間亦有儲蓄雖他帥軍亦被贍給焉軍興以來賈人出子錢致求贏餘歲有倍稱之積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至



十年則橐而千調度之來急於星火必假貸以輸之債家執券日夕取償至於賣田業鬻妻子有不能給者公哀而憐之與真定史侯論列上前乞債家取贏一木息而止聖度寬明隨賜開允德音四布海隅欣幸初移刺眾哥張甫牛顯皆嘗與公爲敵既歿其妻子流離無所於託公求得之皆厚爲存卹顯長子國祥以材具署爲郡守次黑子爲大官所俘公賂以金繪僅乃得歸仍歲有白金之輸自餘完復離散婚嫁孤幼周急繼困扶病助喪者日月不絕蓋不可以十百計也人徒知公席百勝之功以取顯面之貴威望崇重見者起立拜揖或周章失次而不知寇敗略平之後日與文儒攷論今古見仁民愛物之事輒欣然慕之恩拊吏民恒若不及雖笞罰之細亦未嘗妄加所謂仁心爲質要其終而後見者也僕老

經生耳何足以知兵以公之故嘗妄論之天地一氣也萬物一體也同仁一視宜莫三代聖人者若也今見之於書則曰天吏逸德火炎崑岡又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信斯言也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而可乎三代以來將兵者何啻千萬人孰不欲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曠然爲仁義之舉然而百姓桎梏獨稱忠武侯市不易肆獨稱李良器其餘豈皆樂戰嗜殺執凶器而履危道得已而不已乎抑所遭之時有同有不

同也僕既件右公之事且系之以詩使并刻之其詩曰朔方幽都燕曰北門土風厚完海山雄吞戰國荆高義烈言言鬱摧行歌風流猶存維清河公殆車騎諸孫軀幹中人勇則孟賁大安失邦南渡崩奔公乘其時萬夫囊韃乾龍天飛靈裂厚坤有盤者螭儷景同翻天子倚公宣力四方虎節麟



符以長戎行太行西東在所寇攘盜販黥髡自爲侯王妖狐  
夜號平民晝藏千里蕭條道殣相望翩翩一軍誅鋤暴強指  
以神鋒孰我敢當扇靈風之威訶禁不祥會是冰天化而春  
陽王旅嘽嘽頻歲江濱於光於黃棘陽壽春公不以大帥自  
居而矢石必親出入行間勇氣益振每戰而輒得志古難其  
人公殿南藩淮海爲鄰中渾新城矗若長雲吳兒臃腫暮夜  
潛軍有扼其吭去如驚鷹望見鼓旗謂公江神徐方旣平荆  
楚旣同覲於王庭三接日隆何以錫之琬戈彤弓何以命之  
侯國世封臣拜稽首天子之功臣力方剛臣報未終教子若  
孫惟孝與忠布宣王靈地天無窮伐石西山刻詩頌公千年  
此碑當配景鐘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思忠字天祐以小字善才行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  
世孫曾大父內刺贈定遠大將軍大父聿魯隱德不仕考履  
章宗明昌初拜尙書右丞生三子公其仲也弱冠以宰相子  
引見補東上閣門祗候泰和四年終更調衡水令蘭州軍士  
判官入爲西山閣門簽事大安二年改太子典儀轉裁造署  
令扈從宣宗南渡以勞授儀鸞局使俄遷太府少監兼直西  
上閣門尙食局使貞祐三年出爲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改  
章化軍歷嵩裕息延四州刺史同知鳳翔府事中京副留守  
同知歸德府事北兵襲荆襄京師戒嚴詔公以都水監使充  
鎮撫軍民都彈壓壬辰二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奉旨  
理索公北歸召見隆德殿公再拜乞留死汴梁哀宗幸和議  
可成贈金幣固遣之君臣相視泣下竟以某月十有七日自



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投於內東城濠中水而殞時年六十有一上聞之震悼贈工部尚書龍虎衛上將軍夫人郭氏先公卒子男一人曰鈞仕爲尚書省驛史女二人嫁士族男孫三人寧壽昌壽德壽女孫一人皆尚幼公資雅重讀書知義理遇事明敏雖老姦不能遁其情從仕四十年未嘗有咎贖之玷其畏慎如此死之日朝賢多嗟惜之孤子鈞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之先塋以好問於公有一日之雅百拜請銘故略爲次第之其銘曰  
其賦材也博以通其植志也敬以恭安靜以養民敏給以赴功斯足以爲賢或生長見聞者之所同至於憂國愛君存亡始終裴回故都而不忍訣則藹然有古人之風

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碑銘表誌屬

龍虎衛上將軍木虎公神道碑

生而靜之謂性靜而應之謂材材與性出於天其初則通而中有大不同者蓋性者材之體而材者性之用體喻則璞也。用喻則璞之雕也。然性不害爲不及而材每患於有餘惟其不及故勉於成惟其有餘故趨於壞人知椎鈍樸魯拙於變通艱於鐫鑿之爲無所取而不知聰悟敏給敢於負荷安於墮窳爲大可哀也古有之博學雖愚必明況賢者乎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況不至於困者乎以是論公則學之力爲可見矣公諱筠壽字堅夫姓木虎氏世爲上京人五世祖木不從

昭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當利遺山集校讀



武元下寧江。王業漸隆。論功第一。一命銀青榮祿大夫。節度寧江。開國之後。一門世封猛安五人。謀克十七人。尙縣主者三人。子孫以世官故。移戍西北路桃山之陽。因占籍撫州。勳貴之盛。國史家牒詳焉。曾大父布苦德。襲猛安。積官鎮國上將軍。妣完顏氏。金源郡夫人。大父查刺。明威將軍。比部詳穩官。妣溫敦氏。金源縣君。考阿散。懷遠大將軍。霸州益津縣主簿。後用公貴。贈鎮國上將軍。妣金源郡君陀滿氏。進封太夫人。公卽益津府君之長子也。初名雲壽。道陵特旨改焉。大定二十九年。以人門選充親衛軍。騎射驍捷。時輩無能出其右。初著籍。卽銜直點檢司。泰和中。元妃李氏兄弟。貴寵方盛。內外諂附。大奴文童者。以事陵轢平民。市人聚觀。無敢爲救止者。公見之。唾掌大數曰。若人奴耳。何敢爾邪。直前擊之。馬箠

亂下。奴流血被面。號訴於都點檢喜兒。人爲公危之。公泰然自若。謂同列言。點檢公宮闈之長。果解事。當加重我。或以一奴故而害正人。豈久於富貴者。我何懼爲。喜兒召公入。善言慰之曰。外人見吾家鷹犬。且知愛之。君乃能辦此。可謂不畏疆禦矣。奴輩儻復恣橫。無惜教督之。公用是知名。嘗問一策。論老生曰。世謂親衛軍。學不能官。其病安在。生言。公輩年二十許。隸籍又二十年。乃出官。四十而學從政。蓋已晚矣。況衛士之職。尊君之外。無復餘事。平日唯知威制疆脅。積習旣久。豈復有平易近民者乎。公復問。然則如何而可。生曰。公試取律令讀之。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條例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矣。竊謂刑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迹無可尋者。何以治之。生曰。聖人作



春秋不誅其人身。子能讀春秋。則治心與跡。兩俱不困矣。公復從人授春秋。泰和中。行臺駙馬都尉揆南征。詔給親衛軍二百五十人以從。而公爲之長。破羅山。得經生曹鼎。從之講授。從是言論開廓。又非吳下阿蒙矣。嘗言。吾初讀律。繼而授春秋。因之涉獵史傳。粗見成敗。比死者。須一見天子。不有所建明可乎。復取劉顏輔。弼名對。陸宣公奏議。成誦之。其彊學堅志。類如此。八年。軍還。用行臺薦。收充奉職。宣諭良厚。大安初。奉詔。使高麗。立節清介。不聽以館妓給使令。互市之利。僅不廢故事而已。御史上之。卽日授中宮護衛。尋遷之御前。至寧初。右承綱軍居庸。詔公爲參謀。數與綱議不合。綱積不能平。檄公從縉山高琪軍。時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騎旁午。道路阻絕。公從僮僕二三輩。夜出關。無一卒與俱。會高琪移軍合

河。公馳赴之。比至而軍已潰。單騎南還。且戰且走。僅入南山。與都統興哥收潰卒四千騎二千。距險而陣。軍中遣譯人。好謂公言。我無他求。止欲得馬耳。公報言。渠欲得馬。我欲得吾人之被掠耳。果以吾人見歸。馬非所惜也。約既定。相與結盟。與馬十得老幼千餘以歸。以功加鎮國上將軍。賜馬十匹。貞祐二年。扈從南遷。公憤懣。欲有所言。而無自發之。行及新樂。爲上言。如后車乘。綵畫鮮明。徒事外飾。而適用之具。或不足任重而致遠。設有意外之變。非臣子所敢言。蓋積弊之極。以致今日。非獨此一事而已。宣宗感悟。詔公。以便宜提控尙輦局。七月。以扈從勞。授器物局副使。一日內出鞠仗。命料理之。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公以家所有鞠仗進。且言。車駕以都城食盡。遠棄陵廟。正陛下坐。薪嘗膽之日。柰何以毬鞠細



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仇敵在邇。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懌。擲仗籠中。明日出公。爲橋西都提控。是歲臨秋。公度遠近。設候望。河朔無警。則聽河防民丁暫歸。省薪糧。以贍軍。公私便之。四年冬十一月。潼關失守。樞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遷變。無險可扼。倉卒中。作大橋。以距西師。橋甫成。而敵至。相去百舉武。長兵已相接矣。公橫槊橋上。獨當之。西師十六輩。棄馬潛由澗中路。偃僂而上。欲出公軍士之後。軍爲小卻。公策馬大呼。後騎隨進。聲勢甚張。十六人者。皆倉皇失措。展轉澗底。公下馬立視。指麾後騎。乘高而下。顧盼之頃。梟六首而還。汜水東數城。西師雖不侵突。而羣不逞。有因亂相剽竊者。獨公所鎮。軍民按堵如故。諸縣就河陰爲立生祠。樞密院別帥軍二萬。戍虎牢。此軍至。自河朔剽掠成

俗。且主帥馭之無紀律。變在旦夕。民謂公可恃。自陳苦急。公言之帥。帥言我軍皆盜賊強梗之餘。當以漸柔服。急則生變。咎將誰執。公知帥不能軍。縛暴橫尤甚者三人。斬之以徇軍中。肅然。俄改武器署令。五年。除同知定國軍節度使事。自夏陽抵潼關。上下千里。戍卒五萬。公兼領之。因上奏。關輔被兵之後。殘民疲於供給。在所城塹之役。乞以農隙爲之。秦民賴焉。興定二年。改同知隴安軍節度使事。三年。改環州刺史。夏人大舉入寇。城中軍不能二千。公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寇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設伏。自將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寇果驚潰南走。追斬千人。奪老幼數千。獲將領一人。寇奔往西道。公復邀擊之。斬首數百。獲牛羊萬餘。慶陽總管子容。以巡檢幕客。再能。有名馬二。欲取之。倚公同局之舊。私遣掾屬趙以情



告公。公恥以求索見污。爲趙言。被部落族以馬爲死生。凡馬且不可得。況名馬乎。於是總管者怨且慙。乃誣再能有叛計。遣趙掾勒公捕送。趙復得以此脅再能。獻馬可免罪。再能率所部千人。州署前望闕泣拜曰。我曹受恩百年。何嘗有一人萌異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趙掾在我。亦不爲冤死鬼矣。公欲兩解之。總管愈怒。馳奏。再能有叛計。刺史不奉府檄。擁護罪人。可并按之。有詔。京兆行臺窮治其事。參知政事把公延安帥完顏公保公無他。詔勿問。猶以州府不相能。兩罷之。平涼行臺奏公爲馬步軍都總領。公自以無罪。橫被廢棄。鬱鬱不自聊。雖擢置亞帥。非其好也。居無幾何。偕同官游崆峒。遂有終焉之志。不三數日。遽疾。疾遂革。所親問後事。公強起應之曰。我武人不死疆場。而死牀簀。獨是爲介介爾。此外何必言。

言終而逝。享年五十有一。實五年七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諸孤扶護東還。權殯汝陽。積官龍虎衛上將軍。金源郡侯。先娶夾谷氏。雲陽令阿合門之女。前公卒。再娶徒單氏。祕書監歐里白之女。後公十有八年而卒。竝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仲道。次仲貞。櫟陽監酒。次仲坦。閬鄉令。次彭孫。時孫俱早卒。女二人。皆適士族。男女皆前夫人出也。男孫二人。祖安老。安女孫一人。尙幼。公儀幹秀偉。資稟沈毅。清儉公勤。爲人寡言。笑不妄取。卽事親孝。友愛諸季。恩禮備至。及弟兄析居。公悉有以處之。曰。季弟通貴。無俟分財。其弟戰歿。其孤當卹。小弱弟蚤失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適其當。公所取唯白玉帽環一雙而已。曰。此大門時物也。在軍中餘十年。與士卒同甘苦。至盛夏不操扇。或問之故。曰。古名將類。



如此吾願學焉。且身歷艱苦，亦從儉入奢之義也。或言軍士近年例無戰志，殆不堪用邪？公謂不然，猶之鷹隼往在田間，悉能自取食，人得而畜之，豈遽忘搏擊邪？婦人女子爲氣所激，尙能持刃而鬪，況男子乎？吾謂兵士無不可用，亦猶鷹隼養之未至耳。公旣耽嗜書史，故親授三子者學，夜參半猶課誦不已。三子服教，悉能自樹立，有聞於時。某歲仲坦舉公柩北歸，卜葬於輝州蘇門北之某原，枉道過好問新興，授公行事之狀，涕泗百拜，以神道碑銘爲請。仲坦從好問游，有昆弟之義，義不可辭，乃爲作右之。惟公故大家，生長燕雲間，州閭貴游華靡相尙，公家橐鉅萬，僮僕千人，帷帳軒車，琴筑棊槩，可取諸左右而足，能被服儉素，攻苦食淡，不變老人，大父國俗真淳之舊，此一難也。帶刀宿衛，從事獨賢，而於番宿更休

之餘，爲幼學壯行之計，心樂性熟，寢食不廢，乃如寒苦一書生，雖明昌右文，海內嚮化，家存贏金之諺，士有橋門之盛，至於以衛士而治，儒術者，唯公一人是又一難也。流品旣高，朝譽旣著，高墉射隼，足致要津，公則剛近乎仁，義形於色，未信不虞於謗已，而奉公寧至於失名，蹭蹬一麾，有識興嘆，使之得時行道，持衆美而效之，君文武志，膽用無不可，徒以一言忤旨，不得久居中，何泰和封殖之難，而貞祐摧折之暴也。彼以假儒衣冠，生死利祿，祿祿無補，蘇而復上，六經掃地，沒世不復反，以武弁待公，自今觀之，其賢不肖，果何如也。銘曰：北方維強，間氣維雄，以宗起身，而以名起宗，金石獨止而無竝流，脂膏共處而不自豐，直前徑行之謂剛，有犯無隱之謂忠，匪惟公賢，簡策之功，丞相材官，危戮鄧通，北山諫書，乃在



筆公使公不學無術。猶當有古人之風。大冠如箕。鉅儒宗工。徼巡周廬。實命不同。乃如之人兮。祿不計庸。我銘墓石。鬱孤憤兮何窮。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死生之際大矣。可以死可以無死。一失其當。不以之傷勇。則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折衷於聖人之手。斯不必置論。至於忠臣之於國。義士之於知己。均爲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者。蓋不可不辨也。嘗謂意氣感激。眾人之所同。死壽不二。君子之所獨。今夫傳記所載。猝然就一死以取千載名者多矣。及就其平素攷之。果嘗以千載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汨於義利之辨。不乖於去就之理。端本旣立。確乎不拔。靜以養勇。剛以作強。其視橫逆之來。曾虛舟飄瓦之

不若。控搏之變。如寒暑旦暮之有常心。爲權衡自量輕重。知有泰山之義。而不知有鴻毛之生。結纓之禮。不至無取於海隅之伏。劒漆身之志。旣篤。不屑於督亢之獻圖。孰先孰後。必有能次第之者。語有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信斯言也。匹夫爲諒。自經於溝瀆。其可與求仁而得仁者。一概論乎。君諱慶。詳字瑞寧。姓馬氏。以小字習里吉斯行。出於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蓋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勅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廟尊像。不可得。唯同鵲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眞與上所見者合。上歡喜讚嘆。爲作福田以應之。凡



種人之在臧獲者實爲平民賜錢幣縱遣之君之祖諱迭木兒越哥父把騷馬也里黠又遷靜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此地近接邊堡互市所在於殖產爲易君家勤儉自力耕墾畜牧所入遂爲富人君之父生三子其二蚤卒獨君資稟聰悟氣量宏博儕輩無出其右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國語併與其字書識之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使者報聘麗夏君率在中大安初衛紹王始通問大朝國信使副倚君往復傳報皇帝賞君談吐辨捷欲留不遣君百計自解竟獲復命其年乙里只持譯書多所徵索君白於有司諸所徵物皆畫一供進自以身在名取之目匿而不言乙里只見衛王自陳所以名取君者王召問君面奏不願行之意辭情懇到王爲感動連賜之酒出內帑重幣并所酌金鍾賞之宣宗遷汴

梁乙思只再至復斥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成諭以敦遣之旨君以死自誓行議遂寢於是君相以腹心倚君頻歲遷擢乃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府判官進官昭武大將軍內城之役奏充應辦使城成以勞遷鳳翔府路都總管判官元光二年秋大兵有淡入之耗行臺檄君與治中胥某分道清野去城不三四里猝爲游騎所馳君與其子三達俱爲所執兵人欲降君擁迫而行言語相往復竟不屈而死得年四十有六實十一月之二十二日也三達以是夜亡還主帥惡於坐眎而不能救也出騎兵千人輿尸而歸三軍之士爲之慟哭官吏士庶旦夕臨者三日葬之尋具君死節驛奏之詔贈恒州刺史輔國上將軍立像褒忠廟歲時致祭且徵一子入侍皆異恩也君娶馬氏子男三人長卽三達次鐸刺次福海女一



人適楊氏君嚴於教子動有成法必使知遠大者三子亦能自樹立有君之風女弟適安氏甥天合父歿後躬自教督踰於所生習諸國語洎字書授之爲它日起家之地其後馬氏宅相果有成之者己酉秋九月晦三達涕泗再拜以君墓銘見請子謂南渡以來死節之士皆耳目所接見恒州之事固已飽聞而饜道之矣蓋君平生時每謂所親言君父之恩大矣在狄道則捕爲生口而全活之在遼東則衣食之衣食之矣又縱遣之在大興則開仕進之路而官使之官使之矣危急之際又以腹心倚之顧以盡此身以荅萬分耳是則忠義奮發不謂之素定於胸中可乎是可銘也乃爲論次之君尙多可稱弗著著所以與享於褒忠者銘曰

墓木柏松碑石蛟蛇君得所以歸而行路賸嗟莫嗇者才賦

君則多沈潛而剛愎愎而無華曾是象胥孰從漸摩主恩岱崧我乃負荷何以矢之之死靡它參乎吾前不磷於磨寧以四方之彊偕妾婦而媵嫻河源九天放爲頽波砥柱中流終古不頗彼美人兮何直去裔而卽華匪我前知神理不遐漢貂七葉其必爾家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天興元年六月乙亥尙書左丞臣蹊上故禦侮中郎將陳和尚死節事且言臣以使事至朔方有爲臣言者中國百餘年唯養得一陳和尚耳乞褒贈如故事以勸天下事聞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尙書省擇文臣與相往來而知其生平者爲褒忠廟碑宰相以東曹掾吏部主事臣某應詔臣嘗考於朋友之際漢李陵以力盡降匈奴武帝族其家隴西士大夫至以



李氏爲媿。而司馬遷亦以陵故而下蠶室。蓋天倫之重。美有以相成。惡有以相及。所繫之大如此。惟鎮南之事壯矣。以聖朝承學之臣之多。而猥用下臣。概之古人。所以爲辱者。臣與有榮焉。謹百拜稽首而論次之。按蕭王諸孫曰乞哥者。於國姓爲疏屬。其上世以上京軍。戍天德。因而家焉。泰和南征有功。授同知階州軍州事。及階州反爲宋。戰於嘉陵江之上。死之。是生鎮南。鎮南諱彝。字良佐。以小字陳和尚行。貞祐中。年二十餘。北兵破豐州。執之而北。時從兄安平都尉鼎亦以力戰歿。入北中。二人者。名爲羣從。而義均同父。故鎮南之母留豐州。而安平母事之。鎮南居帳下歲餘。託以省母。乞南還。北人以一卒監之。至豐。乃與安平殺監卒。奪十餘馬。奉太夫人而南。北軍覺。合騎追之。得由他道以免。旣而失馬。載太夫人以鹿角車。而兄弟共挽之。南渡河。朝廷官之。安平得以世爵爲都統。鎮南試護衛。中選。宣宗知其材。未幾。轉奉御。安平行帥府事。奏鎮南自隨。詔以提控從軍。安平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辟太原王渥。仲澤爲經歷官。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鎮南得師友之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侍衛日。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盡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一書生。仲澤愛其有可進之資。示之新安朱氏小學書。使知踐履之實。識者知其非吳下阿蒙矣。三年。安平罷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軍中有太和者。與鎮防千戶葛宜翁鬪。訟訴於鎮南。鎮南在其兄軍中。一軍之事。皆與知之。非特於其部曲。然葛之事不直。卽量答之。葛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

三年甲午大三年



必報鎮南。妻乃以侵官訟於朝。且有挾私讎之愬。積薪龍津橋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朝廷乃繫鎮南方城獄。國家百餘年累聖相承。一以人命爲重。凡殺人者之罪。雖在宗室而與閭巷細民無二律。南渡以後。郡縣吏以榜掠過差。輒得罪去者。相踵也。議者疑鎮南狎於禁近之習。倚兵閫以爲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橫恣之犯。容或有之。使者承望風旨。卽當以大辟奏上。久之不能決。鎮南聚書獄中而讀之。蓋亦以死自處矣。安平病久而愈。明年詔提兵而西。因朝京師。上怪其瘦。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第行。吾今赦之矣。明日臺諫復有言。後數月安平以物故聞。始馳赦之。有旨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私忿未必有至於非所得答。而疆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計天下必有議我

忠孝軍

倒回谷三勝見手卷  
雷希顏呈銘中

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有所賴。人始當以我爲非妄赦矣。鎮南泣且拜。悲動左右。竟不得以一言爲之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再遷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犯大昌原。勢甚張。平章芮國公問誰可爲前鋒者。鎮南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勝兵八千。乘勝逐北。營帳悉遷而西。三軍之士爲之振奮。思戰有必前之勇。蓋用兵以來二十年。始有此勝。奏功第一。手詔褒諭。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羌渾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來歸者。驚狼陵突。號難制之甚。鎮南御之有方。俯首聽命。弭耳帖伏。東而東。西而西。易若驅羊。豕而逐狐兔。所過州邑。常例所給之外。一毫不犯。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



勝始自弛刑不四五遷爲中郎將官世襲於是四方內外知方城之獄聖天子所以定國是結民心厲士氣以宏濟於艱難者至矣其當之也不以一人之私而廢萬世之法其貸之也不以匹夫之細而傷天下之功不然則生殺與奪廷尉平一言之頃而決何至歷十有八月之久耶陛下之所以御將鎮南之所以報國君臣之間可以無媿千古矣副樞密使蒲瓦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而趣小利諸將莫敢諫鎮南私爲同列言副樞以大將而爲剽劫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卒以喘死者不復計國家所積必爲是家賊除盡去矣人以告蒲瓦蒲瓦一日置酒手勸諸將及鎮南蒲瓦曰汝嘗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而盡至以比刑人時德全誠有之以不鎮南飲酒竟徐曰有之

蒲瓦見其無懼容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元年釣洲陷北軍下城卽縱兵以防巷戰者鎮南避隱處殺掠稍定卽出而自言我金國大將欲見合按白事北兵以數騎夾之詣牙帳前問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大昌原之勝亦我衛州之勝亦我倒回谷之勝亦我死於亂軍則人將以我爲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北人欲降之所其脛不爲屈脛折畫地大數語惡不可聞豁口吻至兩耳嚙血而呼至死不絕北人義之有以馬湏耐之者云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銘曰銘心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

維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爲最廣而出於任子者十之四國初監州縣酒稅亦以文資參之故任子多至大官其不達者



猶得俎豆於大夫士之列大定以後雜用遼制罷文資之注  
酒使副者純用任子且增內廷供奉臺僚直之目凡歷監當  
久及課取者得他遷謂之出職如唐人入流之比是後權酷  
日增風俗隨壞六七十年之間遂有愚賢同滯之嘆論者以  
爲此誠選曹泥法之弊至於廉恥道喪自同商販亦爲任子  
者有以來之然且以國家舊人觀之使人人有士君子之操  
清慎自守不爲利惑有如吾輔國康公者其敢以今日任子  
法待之乎公諱某字德璋康氏世爲遼陽人曾祖某遼澄州  
刺史祖斌天會中進士仕爲咸平路轉運副使考道安不慕  
榮利優游鄉里以讀書講道爲業臨終勅諸子言凡人在仕  
籍豈有憂飢凍者事當從正貨利不得關諸心後用公貴累  
贈輔國上將軍京兆郡侯公卽侯之長子也大定中以咸平

君蔭歷邯鄲沂州酒官明昌五年積遷樂安鹽使司管勾資  
廉介動以繩墨自檢佩服遺訓無敢失墜及莅是職至家所  
食亦就市買之鹽司所轄竈戶舊出分例錢以資司官管勾  
歷三周歲乃成考所得不下萬緡公皆讓之同官黃思忠不  
毫末取也諸管勾分辦歲課額外仍有積貯者謂之附餘管  
勾私用之有司視之以爲例而不禁也及公當受代悉籍所  
餘上之官使范文淵大爲驚異嘆曰康君奉公乃至此耶用  
課取當遷且本道提刑司薦公材可臨民七年得陞陳留令  
時旱已久公下車而雨明年復旱民大艱食而無從賑貸之  
公出俸粟爲之倡縣豪傑共贊之所得至萬斛全活不可勝  
計雖旁縣亦有受其賜者承安二年冬朝旨更定戶籍異時  
郡縣通檢名爲聚訟豪民猾吏囊橐爲姦若新增若舊乏往



往不得其實徒長告訐而已公精敏有幹局縣人之肥瘠先已默識之差次高下一出其手籍既定無一人有言不平者秩滿赴常調吏工部連辟爲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者言於朝馬蹄埽河從東北流害田爲多閉之則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葭菼荒穢之地河壩腴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檄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駛土木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昔水落丈餘時人以正直感通許之尋被按察司薦泰和三年遷河北東路轉運司戶籍判官五年選授襄陵令平陽縣屬此爲難治公發姦擊彊尤更致力旬月之頃治效卓然明年秋在所蝗害稼已及縣境公率士庶齋沐致禱其日蝗徑過無留者復爲按察司所保八年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爲質加更事之久

故決獄之際多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庫例有所給官屬月酒常費之餘率賣之民間公獨以爲不可嘗謂所親言酒果有定額吾屬侵縣官而益私藏非害公平乎三白渠業戶每以爭水爲訟或至殺人浚渠京兆檄幕官行視幕官奉故事往不加意公受檄爲親至渠上求致訟之故果得石刻記渠以青石爲之地蓋渠路歲久爲泥滓填塞受水纔半分溉不能給因閘起而爭之公率役夫浚渠以石地爲限渠浚常歲丈餘自是無致訟者俄致仕愛林慮山水有終焉之志以貞祐二年五月之五日邁疾終於私第之正寢累官輔國上將軍護軍京兆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兩娶高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人瑋興定五年擢詞賦進士第官正奉大夫鈞州刺史權沁南軍節度使兼懷州招撫使孫男二人



天英世英孫女三人曾孫女一人俱尚幼瑋以癸卯十月十  
有二日奉公之柩葬於林慮縣三陽里東南原禮也既卒事  
以公事狀來謂某言劉內翰極之誌先府君墓已納之擴中  
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敢質之以爲請某於瑋爲同年生義  
不得辭乃爲之銘并敘其平生如此其銘曰

秩侯其腴山澤其癯身處脂膏不以自濡執法與游御史與  
居退食自公飲水飯蔬清白所遺吾以觀發源之水初士不  
於材相彼潔汙百藝不足一節有餘趙張三王之治聲非不  
藹如使九徵至焉而有所愧君子盜諸貪夫我愚曲士我迂  
我愚我迂不與義俱無碑有銘大書特書是維古廉吏之墓  
可勿表歟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辨才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祖諱內刺贈定  
遠大將軍祖諱聿魯考諱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右丞諡文  
獻公生三子公其長也資偶儻軀幹雄偉每以志節自負不  
甘落人後年十八以門資試護衛校射者餘七百人皆天下  
之選而公中第三俄以公事免泰和中從軍南征攻取三關  
以十一騎輕身入光州時宋已復三關復奪而出身被十三  
創以功授冀州錄事判官轉曹州司候中夏受兵山東西路  
行臺檄公戍東平尋詣北軍議和事遂爲所劫行及居庸關  
潛謀歸國奪老幼數萬人都城宣宗嘉其功授順天軍節度  
副使賞賜鉅萬扈從南渡奏充孟津提控興定中選授京兆  
府兵馬使靜難軍節度副使左降河中府判官復次同知睢  
州軍州事兼歸德府推官歷中京兵馬副都指揮使召見問



以軍政利害公慷慨爲之言將相多非其材遂忤權貴出爲許州兵馬鈐轄召授武廟署令壬辰正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奉命理索公昆季北歸二月朔諭旨於隆德殿公涕泣請留死汴京哀宗幸和事可成賜金幣固遣之公歸留寓眞定以丁酉歲十一月十有一日春秋六十有七邁疾終夫人靖氏前公卒子男一人曰鏞男孫二人曰誌公奴謝家奴皆尙幼鏞以癸卯秋九月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宏政縣東南鄉之先塋鏞弱冠而有老成之風以嘗從子學來請銘故略爲次第之其銘曰

以射則絕傳以戰則無當前虎視鷹揚而風義凜然材則人耦奇則天齋志一棺埋辭九淵千年而見白日尙有望於擢蓬之賢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從元文類補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猝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舁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尙醫救之卽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略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爲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間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權者得公兵亂



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歎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貢遺骨藁葬聊城後二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子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爲託故略爲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脩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至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耶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秘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

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尙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忞哥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子皆爲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爲之辭嗚呼可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頽波方東有物屹焉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爲爲之樂我所然國殤纍纍骨肉棄捐維公之藏上厚木堅殆天以後死者爲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尙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從元文類補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卿材大夫



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尙及見之好問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卽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時汨沒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財入政府卽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以爲生材爲難盡其材爲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於分陰爲惜歲不我與忽焉有齎志之恨觀姚元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之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孤僞偉傑之士困於資考限於銓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亟用爲世宗惜之公諱

履字履道遼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東丹生燕涼留守政事令婁國婁國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大將軍內刺內刺生銀靑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之考曰聿魯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五歲時嘗夏夜露臥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臥看青天行白雲者耶興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見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於陰陽方技之說厯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爲時輩所推爲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懽然敬之嘗以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卽拂衣去廕補內供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銳意經籍詔以



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學焉一日世宗召問公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爲上言徵輩不難得特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訥諫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豈不納諫耶公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概稱進士詔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

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說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厯積微浸差乃取金國受命之始年譔乙未元厯云自丁巳大明厯行正隆戊寅三月朔日當食而不之食厯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卹也及大定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月朔乃反後天臣軌跡其差忒之由冀得中數以傳永久書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踰年復爲修撰轉尙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公承間請曰殿下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雖授經聖人率多權詐駁而不純尙書孟子載聖賢純一之



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孝經指解言宋仁宗時司馬光以爲古文孝經先秦所傳正得其真因爲指解上之臣愚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君正以孝爲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爲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民受賜溥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爲例世宗母睿宗貞懿皇后睿宗厭世卽爲比邱尼當時朝命嘗有國師之號及是世宗議遷祔于景陵朝臣有以孝寧宮碑所載遺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違改爲言者事下禮部講求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者尙以人情所難恐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

今則子爲天子母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聖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桑門之教以此言之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矣從之世宗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公以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宗曰吾聞蘇軾與駙馬都尉王誨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其人何足數耶公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戲笑之間亦何須深責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詩文爲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求之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錄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解世宗憫其勞授薊州刺史爲郡寬猛適中旬月之間政聲藹然此州寶坻鹽司所在瀕海之民煎鹵而食



鹽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一陷於禁往往爲之破產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逮捕者一切勿遣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僚屬諭以和解之意卽縱遣之口授文移過爲謙抑鹽官大爲感悅前弊遂革薊人至今德之是年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稍平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豫太師淄王定冊之功二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卽位進禮部尙書兼直學士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勝進士及第初世宗遺詔移梓宮於萬寧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謂當以遺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從之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

事兼修國史進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在東宮時熟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爲之先容卿其毋讓公乃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舉前代史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尙書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於位天子聞而震悼戊申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宣慰其家賜錢一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相百官陪賜諡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宏政縣東南鄉先塋之側其發引也敕百官郊送遣使祭於路給鼓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營護喪事凡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正議大夫漆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郭氏岵山



世胄之孫三娶楊氏名士曇之女公以時制人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贈所生父官故三夫人皆亦不爲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善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鉉鏞鑄公資通敏善辭令胸懷倜儻有文武志膽酬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一善若出諸已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讓能力爲引薦後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景仁領國史公爲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弑熙宗血濺於面霑及衣袖景仁何爲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爲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爲蓋蔽然景

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爲史掾景仁以漢文爲史官子奪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秩滿移文選部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又曰隋煬帝弑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卿謂景仁無是心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闇而章者也海陵以廢昏爲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之弑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解章宗朝太府少監李特里先爲漢王長史吏卒苦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死公上封事言陛下飛龍之始當以親親爲先李特里之獄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容之況疑似之間乎書奏即日原之初與平養公爲子後生子震



興平捐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貧無以爲資復收養之族人有負人債而宦遊不返者公代爲輸息者十年旣又無以償遂代償之奉使江左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薨之日庫錢裁餘二千而已體素臞瘠一旦暴得吐疾登至委頓家人憂懼不知所爲公曰死生如去來人之恒理何憂懼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而逝其安常處順又如此晚稱忌言居士有文數百篇論者獨推其操著說蓋不階師授而獨得之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好問言先公神道碑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以魏博霄所撰墓銘爲未盡欲喬轉運宇爲之而不及也今屬筆於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之銘曰  
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光高陽苗裔襲厥芳得易

貞幹書潛剛帝前巍冠講虞唐德音一鳴鳳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爲逢違所長風后力牧望顏行老之著作暨典常興陵用公殆未嘗止山萬牛債且僵顧以根闡待豫章繁國短修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良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殷士作裸將力挈一世歸壽康沂游推之公不亾千年萬家置冢旁龜石有銘示不忘淵兮漆水其未央



遺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碑銘表誌屬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天兵南下經略中土歲甲戌秋師次燕西今行臺龍門公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禪房山旣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麾下日避役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爲偶公輒入座共食意態自如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陳主帥不見卹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上召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不三四年諸部譯語無不嫻習稍得供奉上前公資稟聰悟異於常人進退應對無不曲中聖意未幾擢之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旦暮斯須不少離千載之會



實始於此其年出使諸道所至以稱旨聞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歷古續兒國訛夷朶等城戰合只厥之遂征遼丹之糾迷思於普花見拒印度噴木連破其軍二十餘萬公皆在焉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上試公已久熟其材量而憫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戶四分二千之一立局燕京兼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稅漕運鹽場及僧道司天等事山東十路山西五路工技所出軍立二總管公皆將之錫之玉印金虎符公上奏臣有舌在不煩符節意以爲聖訓諄復孰不畏服臣口能宣布之因固讓金符於佐官宋元高逢辰別請銀章而歸是後立行宮改新帳殿城和林起萬安之閣宮闈司局皆公發之明聖繼統萬國連紹勳舊大臣行尙書省事於漢境節制所及凡二十餘道分陝之命公實膺之以公前

後而言蓋勝衣而入侍燕閒未冠而肅將使指帶刀宿衛從事獨賢周廬徼巡靡國不到經涉萬里出入三朝仁信篤誠自結知遇至於成白門之婚媾讒夫之媒孽新宮落成則以有功徧諭中州撫治則以無過見知合侍御而爲家人父子之親由爪牙而得股肱心膂之寄眷顧殷重賜賚稠疊開國舊臣莫與爲比古所謂攀龍鱗附鳳翼依日月之末光挹雲雨之餘潤者蓋不足道也公每以國恩天大不勝臣子區區之情丙午冬詣闕拜章旣以鄉郡所創大清安寺爲僧眾祝嚴之所矣恭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姑姊羣從仁卹嫺睦率從大慶得之而於揚名顯親尙或闕如人子之心其何以自處乎乃命家老件右積叅之舊命文士撰述銘諸麗牲之碑謹按劉氏世居宣德縣北鄉之青魯里孝弟力田蓋有年矣



曾大父雲自遼日爲大家有子四人曰璋曰瓊曰玘曰瓚玘之子四人顯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仁字仲至體仁字仲康仲至府君卽公之考也公家故大族又以貴雄其鄉委積豐實畜牧蕃息北山之奚家關西鄉之土厚皆有別業與世官榮祿家同里閭出入遊觀裘馬相尙輕財好施少不靳固求者多所全濟故州里以陰德稱焉府君娶同鄉李氏生三子長敦字德厚季效字德信皆無祿早世公其第二子也自大父以來不常厥居而其先塋止於青魯西北原而已竊嘗攷於陽報之說天造草昧利用建侯豪傑之士乘時奮興以取功名富貴者抑多矣虎或鼠化蛇非龍諱亦奚必以憑藉積紮而爲言然質之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絜將一得於平反楚王英之獄一得之統百萬之眾未嘗爰戮

一人遠則傳記所傳近則耳目所接見若此者眾殆不可勝舉惟天愛民甚一物暴陵則天氣爲之舛錯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報施所不及者特十百而一耳使憑藉積紮一切以諛辭折之則神理或幾乎熄矣公家出燕遼之大姓席曾高之世業華腴之奉鬱爲素侯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任俠尙氣與時貴並名源浚流長概見於此惟公資風土之厚炳川岳之靈威德沈潛策慮幅億坐鎮衰薄含納垢污獨見幾微之先審度剛柔之際人不能一我則百之若夫武臣宿將專制方隅交搆旣興怨嫌斯在公折之以正理示之以赤心智勇旣殫重爲輯睦又若失意杯酒意氣爰加人以兵憂我惟誠往和氣甫浹而宿怨已平又若論列御前皆天下大計辭情激烈上爲動容一言興邦古無與讓至於賓禮故老崇尙



儒雅古今治亂了然胸中慕高賢之歸休師道家之知止無  
心富貴而富貴如見逼畏遠權寵而權寵常自至年甫知命  
福祿方來其淡略遠圖忠良明智上以尊主中以庇民下以  
爲劉氏無窮之傳當大書特書屢書之不特一書而已也夫  
忠以報國孝以起家立身行道之義彰慎終追遠之德厚不  
有金石後裔何觀乃爲之銘公名某字德柔以小字某行八  
子某其長已襲世爵云其銘曰

有佳者城武寧其原是爲龍門

劉爲大家出用武

國從公會門孔武且願孔武且願唯幽燕之習曾是義俠而  
多潛德斤斤我公有見於幾年甫勝衣知大福所歸惟左右  
是奉而不違開闔風雲出入範圍婉變龍姿躍而天飛股肱  
心膂成體而一穆陵無棣賜履而十命以南伯方國是式于

蕃于宣汝明汝翼正山其崇川谷其容望之巍然允矣鉅公  
紀有旂常勒有鼎鐘何以配之錢氏表忠袞冕巍峩奮無所  
階世尋丕祚公有自來宗起起宗疇宗之德公泝其流謂必  
有開公侯之世其終必復家食舊德史遺往躅獄有平反將  
無妄戮神理不遐敢專其福岷山導江小川三千發源濫觴  
其必不然我作銘詩述劉宗之先祝公眉壽而保魯爲忠孝  
無窮之傳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范陽張公漢臣遣其參佐陳玠李侃侯玘自曹南走書幣及  
子於順天嘗謂予曰子良不敏爰自束髮以良家子隸軍籍  
轉戰南北將四十年焉藉先世積善之舊生還鄉國乃辛丑  
某月得用侯伯之服之禮展省墳墓攷之令甲諸仕及通貴



廟與墓俱有碑應用螭首龜趺之制竊不自揆度思得文士之見信於人者撰述之以侈光寵以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維吾子惠顧之曩予在大梁承乏左曹之都司壬辰之圍外援阻絕危急存亡朝不及夕或有言宿州節度宗室眾僧奴之幕客張子良由間道齎奏牘至者都堂趨召問所以來公爲言國用安自漣水來歸糾合義徒刑牲歃血誓爲勤王之舉以游騎旁午跬步千里無敢進奏者子良感激自奮獨與裨將張平夜行晝伏間關百死乃今瞻拜京闕幸疾得歸報無失事機卽日召對便座勞賜殷重凡奏牘所請眷倚用安者無不開允符節印綬衣帶弓矢書詔誥命凡繫之左曹者予得與聞之朝議多公機警絕出占對詳盡雖素官無以過嘖嘖稱歎率以遠業期之及公將使指還都人日望東師之

至而用安天奪之魄心計蹉跎進退狼狽迄無所成公信義昭著獨爲時論所保任故繼有鷹揚騎都尉涂宿節鉞之命予亦備聞之公初北歸介於東明商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佐王君安仁兩君以此碑爲言蓋公頗知予而予亦嘗望見睂宇於眾人之中願交之日久矣誠得秉筆以相茲役使孝子之情盡諸侯之禮備固所願也其敢以固陋辭維張氏族出范陽其家於縣東仇家里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自公會大父甲而下皆隱德不耀大父臣甫資稟高亮不親細務恤貧乏樂施予又謹於事佛日誦般若爲課重惜物命未嘗烹割行及庖湍聞家人茹葷則睨而不顧壽八十有七怡然坐逝祖妣王氏李氏生子三人其季諱珪純質有父風明昌壬子之夏三水汎溢漂壞廬舍至於正壠亦爲湮沒珪與長女李



乘船筏百計訪求僅得祖考遺骸於泥淖之下其瀕於死者  
屢矣妣宋氏慈仁勤儉孝於舅姑生子二人長卽公次曰子  
明子明仕爲鄜州洛郊主簿母有前識謂公材幹特達後當  
貴顯常戒之毋妄殺以仁愛爲懷墓故在三水之陽懲創水  
禍改卜其陰乃在所居之西南原見於辛丑新阡者特二世  
耳初大安兵興公以材選爲軍中千夫長以功遷都統時耕  
稼旣廢道殣相望乃率涿州定興新城戶數千就食東平甲  
申秋樞密院檄公遷壽春充防城都提控州將夏全反覆變  
詐動與公不相合公謀舍去之未能也壬辰正月全劫州民  
出屯雞口州隨爲李敏所據公棄家屬募死士數十輩徑入  
敏營敏一夕三召公公辭情慷慨感動左右三欲害公而不  
能也夏全北行公與宿州帥尅石烈阿虎劫之遮老幼數萬

靈壁之圍遂解全不勝憤會邳徐軍來復讎公復與宿帥眾  
僧奴所全營於鄆縣全僅以身免至遺其金虎符而去未幾  
疽發背死於楊州公在兩淮初非本策重以地土卑薄風俗  
不相一感念先壠遂有鴻鵠高翔之志以戊戌冬擁麾下數  
萬眾自泗州北歸大帥以聞隨拜頒制方面之命嘗謂全燕  
疆界廣闊風土完厚自秦滅六國而郡縣之迄唐中葉盧龍  
一軍雄視趙魏鬱爲大鎮以棗栗之利車騎之盛言之則爲  
用武之國以太行恆山挾右碣戶入於海言之則爲天地之  
藏海山沈雄通貫斗極人稟其氣而生或客於其鄉或仕於  
其國率多魁偉敦龐宏傑之士至於游談劍俠崛起閭巷間  
而掉臂於王公之門排難解紛遂以功名顯者往往而在蓋  
不至於人物渺然絕無而僅有也漢車騎將軍之子孫散居



涿易間雖譜謀散亡無從攷按其風聲習氣歌謠慷慨風流  
猶存耳公策慮億億氣節豪宕其走夏寇使大梁特暫有所  
試已足以信眉高談無愧天下況乎膂力方剛委任伊始側  
聞下車睢陽首以增築學舍爲事幕府省靜日得近見文儒  
攷論今古衣冠之整潔車騎之閑雅駸駸乎承平禮法之舊  
他日極其所至豈特長一道將軍而已耶故予旣論次先德  
并以公出處附之欲人知張氏所以起其宗者蓋如此其銘  
曰

立木柏松文石龍蛇鬱彼新阡鄉國之華千騎來歸大纛高  
牙展墓而入州人驚嗟緊張世之先秉心柔嘉播而穫之猶  
上農之禾月計之則有餘理無僭差西州旣東兵連兩河鋤  
耨棘矜奮而橫戈矯矯維公屹立不頗維軍律是從戰功日  
多夏寇黥髡劍佩巍巍食飽而颺誕爲盜夸公所其營壯士  
無譁慙憤亡幾時化而蟲沙有來同盟屑齒輔車詣闕拜章  
畏途褒褒孰爲田疇而充負荷公之義聲金石不磨大邦維  
翰淮海無波公力方剛公壽亦遐相彼發源淵其未涯我卜  
行營之原當置萬家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公諱懷德字輔之以小字得孫行族完顏氏隸上京路司屬  
司武元文烈之從弟効徹封國於趙子斜不出降國而郡封  
於金源子阿魯熙宗朝平章政事子習捏驃騎尉上將軍義  
州節度副使卽公之考也母曰金源郡夫人郭氏公其子也  
甫成童以宗子第五從承應走馬局俄遷內承奉班三歷監  
務用課取調密州倉使衛紹王至寧元年選注臨淄令公生



長華腴而能以法度自檢初到官吏民畏公修整謂其中有不可測者及見其不飲酒不畏怒不事苛細不以榜掠立威不三數日上下歡然猶一堂之上矣貞祐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盜賊充斥互爲支黨眾至數十萬攻下郡邑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讎撥地之酷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託宿羣不逞鬪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無復噍類至於發掘墳墓蕩棄骸骨在所悉然獨臨淄之民感令君之仁視猶血屬百方藏匿有以令家父子甘就死地者人心既定靡然不移其掩蔽愈更深固如是數月之久大帥駙馬都尉僕散公統兵而東乃詣軍自陳都尉知公仁愛所感脫身於萬死不一生之地承制拜官公南歸之計已決再四退讓乃聽自

便是後僑居亳州無復宦情以宣宗興定五年十二月之三日邁疾春秋六十終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厝某所夫人郭氏亦功臣藥師之女孫封號如其姑子男一人曰從政男孫三人阿海蚤卒曰守英曰守傑女孫一人嫁須城令信果蚤卒曾孫女二人尙幼天興壬辰河南賊從政率老幼千人歸行臺特進公於東平給使帳前承事既久委之筦庫之任稍遷工匠副官今年閏月今相君度其付委未盡改本道課稅所副使未幾進副爲長且授以提領之職提領永念先世積聚之厚兵亂流離猥蒙特進公父子特達之遇思所以顯親揚名者唯金源陪葬大房平章出鎮錦州而薨於鎮葬此州之某山副節度葬宏政之宏山下臨淄邈在河外誠懼陵谷變遷墓失其處則遺孤投死無後矣乃遣長子阿海護輶



車而北卜安厝之宅惟須城東金谷鄉之盧泉爲吉定爲新  
阡我先府君是爲北遷之祖竊謂私門之事無此爲大乃於  
省介參某人以墓碑爲請蓋提領君之子壻世昌子門弟子  
也故予於君之平生頗知其崖畧君嘗以族屬授官而不樂  
仕宦宗室諸老怒其間放自棄欲強致之京師君百計求免  
久乃得遂然亦以覃恩從進義校尉至昭勇大將軍矣毫下  
多世官恣縱不法良民或被侵愁者往往以氣使訶護之識  
者稱焉毫被兵而軍亂軍中有挾宿怨謀相圖者主者私以  
情告君得先事爲備竟免於難迄今身領漕政守英官胡魯  
女孫適某人循流測源豈偶然哉銘曰  
殷士黼皐厥作裸將亦惟我周王德而不彊遼江汎流王謀  
散亾獨金源有傳見於東方見於東方朱芾斯皇維先世所

歸陪燕大房再遷而南邈如投荒喪亂宏多曠於烝嘗溫序  
思歸睠言涕滂輒車北轅金谷其藏鬱鬱佳城松楸有光惟  
彼臨淄銅墨之良梁肉疲羸紉袴冰霜惠利所漸愛於桐鄉  
殆天以慈衛之俾壽而康何血肉之場而有萬夫之防侃侃  
嗣侯福艾耆龐對於前人祇懼弗忘八世相唐本仁柔之梁  
天道靡常福善其當我卜盧泉之原萬家其旁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

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英潛德弗  
耀大父願誠遼日進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生二  
子長曰元徽金朝詞賦甲科未仕而終次日元弼換遼官充  
尙書省譯史遷儀鸞局副使遂占籍大興左警巡院興陵朝  
詔舉內外官三十年無過犯者宰相以儀鸞姓名對且薦其



清慎有幹局特旨進階五品授遼東路轉運副使生二子長曰岐大定十九年進士釋褐薊州軍事判官車駕東獵聽萬姓縱觀上親問薊州孰爲好官父老合辭以軍事判官對問之它所對如前上欲擢爲朝官以避親換宛平令桑遷監察御史戶部員外郎歷解渙單三州刺史終於大名等路按察副使次則公也公早習舉業知詩文律度以父住試補尚書吏部掾屬終更調禹城南宮丞再調沂州防禦判官以廉能升兼費縣令資稟孝友臨政仁信篤誠不事表襮旣久吏民安之歡然有父母之愛使者復以廉幹聞貞祐之亂河朔郡邑在所陷沒費亦受兵公能以計自脫家四十口逃難解散無復歸顧之望兵退縣治復立不旬日農民護送公族屬皆獲完聚下迨狗馬無所棄失同官諸人均被殺掠有不遺噍

類者識者謂公之仁政驗於此矣公春秋已高無復宦情長子令永寧洛西山水佳勝衣冠之士多寓於此公與賈吏部損之趙邠州慶之劉文學元鼎李澤州溫甫劉內翰光甫名流陳壽卿薛曼卿申伯勝和獻之諸人徜徉泉石間日有詩酒之樂天興元年二月日年七十有六先洛陽陷一日以病終於寓舍官懷遠大將軍上騎都尉汾陽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娶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陽郡君子男四人適祖繼伯氏按察副使房以廕仕爲太原交鈔庫使歷陽曲令終於府治中嗣祖以祖廕試補刑部掾自同州錄事永寧中升陝縣令入爲吏部主事員外郎京師大司農丞天興初授本路安撫使兼行大司農分治戶部事今爲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興祖以公廕試補戶部掾今爲燕京總府參佐顯祖未



仕男孫九人曰蒙曰履曰泰曰謙曰豫曰隨曰臨曰觀曰賁  
女孫五人長適士族涿州王氏次適燕中王氏餘幼在室夫  
人前公三十年卒祔宛平魯郭里東原之先塋孤子等以壬  
寅三月日奉公衣冠合葬於汾陽郡君之墓禮也好問往在  
洛西辱公以篇什見賞且於二子有通家之好見屬墓碑不  
敢以固陋辭因爲論次而系以銘其辭曰

析木天街謁戶海壖唐風具存不爲遼遷公生其間氣質渾  
然人門其華詩禮其傳可以登三老賢能之書而屈於吏銓  
有來銅章仁信藹然淪浹之深人合而天崑岡火炎之日繼  
負不捐孝于親而賢友于弟昆而賢孝友而施於政又其賢  
愷悌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岷江之濫觴三百維川大書豐碑  
識公之阡是惟良民吏之墓過者式焉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歸旣破平陽取道大原分  
軍西六州時岢嵐無主將同知軍州事完顏昭武以城守計  
訪於君君爲言城守固善然自北兵長驅而南燕趙齊魏蕩  
無完城公獨欲以掌許地抗埽境之兵強弱寡寡無乃不敵  
乎且守禦有具非倉猝所能辦就使可辦客軍皆有去心驅  
市人而使之戰果何恃乎兵家有戰有守不能戰不能守唯  
有避其鋒耳今游騎已入境不蚤爲計則悔無及矣昭武者  
從君言乘夜以軍挾老幼走西南龍門砦北兵隨至汾石嵐  
管無不屠滅唯岢嵐無所得而還宣撫司錄君功以便宜授  
嵐谷簿攝錄事至今鄉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得之君諱瑁  
字子玉姓郭氏世爲岢嵐人唐以來忠武王之子孫散居汾



晉間不見於譜系而得之承傳君蓋其苗裔也曾大父晏大父興父詡三世在野然自大父以來以貴雄鄉曲任俠尚氣樂於周急嘗日出緡錢一千以給旬者如是數十年故人以陰德歸之君弱冠以律學應選再止不中議罷舉會明昌官制行乃用良家子明法理慎動止推擇爲吏歷仕州縣久敘年勞授忠勇校尉自嵐谷簿調隰州知法改平陽知法河東南路行元帥府檢法兼提領犒賞興定元年入爲尙書左三部檢法改嵩州知法遂充行尙書六部主事參官廣威將軍汾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正大二年歲在乙酉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八終於嵩州之寓舍君天稟渾厚有晉人淳篤之風自持者甚廉而施予無少厭議獄餘二十年仁心爲質所以致忠愛者無不盡在隰州明劉狗兒者無罪積年之

冤不數語而決閹郡爲之稱快寧化頻年荒歉時疫流行君躬自調護多獲全濟取後主部事危急之際調度百出君區處餽饌視民力爲緩急上官以吏能許之莘公胥和之參政李公君美雅知公才及行臺平陽首被獎拔宣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門之舊時以書問及焉居伊川旣久先以酒交於屏山李先生之純許司諫道真歸老此州與馬倅之良趙宰壽卿日相追從徜徉山水間雲屏泛舟見於圖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身歿之日送葬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爲之悲愴則君之生平誠於接物不以貧賤爲輕重者於此見之夫人同郡李氏閨門整肅有婦師之目封汾陽縣君後公八年歿於襄陽子男五人長曰蛻用丞相高壽公薦試補隨朝掾屬充平陽孟州兩帥經歷官嵩州刺史次曰仲或舉進士次曰擇



善棄家爲黃冠次日仲文以君蔭補遙領西安軍節度副使  
次日仲器亦用蔭祗候承奉班蚤卒女一人曰妙延爲女官  
孫五人曰汝霖曰棟曰同寅曰叶恭曰和衷曾孫三人皆幼  
某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祔於郡北天澗南原之先塋  
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文方從事鄧州之行幕介於教授吳  
子賢涕泗百拜以墓表爲請仲文溫淳有蘊藉一府之事皆  
所倚辦擇善操履能正博於立學道價重一時而竊嘆郭氏  
世業淳雅晉人少見其比推究源委知廣威君之後方興而  
未艾也乃爲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  
敦兮其純良有自勝之剛溫兮其慈祥無寡恩之傷橫流湯  
湯身爲舟航拯溺於其鄉再世而昌神理孔彰吾文表之尙  
以發其幽光

潞州錄事毛君墓表

君諱某字伯朋族毛氏世家臨清靖康之亂遷大名遂古籍  
焉曾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詢金朝初洎弟評同登進士第  
仕爲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父大壯廣威將軍永年縣主簿  
內翰東明王公百一述先德備矣永年三子君爲之長自幼  
以孝稱友愛二弟遂及宗黨資稟剛毅廉介自守人不敢以  
非禮犯之明昌中以父任係承奉班歷監差者五皆以課取  
聞而未嘗以勺水自及泰和初超靈寶縣主簿令有故不事  
事君攝縣務者幾年平賦理訟有愛利之實憲司以廉能  
舉之將受代丁太夫人李氏憂赴喪之日老幼號泣攀送數  
十里不絕其得民如此禪服向終復遭大故比葬斬焉衰經  
中日誦佛書爲課迄於終制言動之間鮮不如禮人以爲難



能大安初北鄙用兵選授昌平縣軍資庫使到官未幾而大敵至吏民狼狽逃死隨潰軍而南庫所貯金帛先備犒賞用者以鉅萬計姦人乘亂公爲攘攸同官亦挾輕貲而遯僕隸因以爲言君訶之曰官不能守旣無所逃責矣尙敢以盜竊自陷違天理累子孫乎貞祐元年調潞州錄事待次鄉里府尹知公有幹局檄監漕事赴都時游騎充斥道路阻絕篙工役夫日議逃避君安慰百至糧運竟達尹益以軍食付之乙亥冬敵再至大名受攻君方計餽餽而城已陷兵人脅君使降怒其偃蹇不爲屈欲兵之君盛氣憤激義不受辱大叫觸牆立致殞絕得年五十實十二月十有二日也兵退葬之府城北三里所吳莊原之先塋積官廣威將軍勳騎都尉封榮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大尹脩然之

女孫封榮陽縣君畧通書傳事舅姑孝謹訓飭二女動有禮法中表以婦德母儀歸之稟命不融與君同日遇害子男四人居謙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忠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官居仁修武校尉通許醋監喜喜蚤卒女二人長適千戶喬惟忠次適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德剛男孫三人漸業進士渙澄皆尙幼初君欲就蔭補而弟廣威將軍敬之年未及君待之數年竟與同解而仕敬之仕宦連蹇坐課殿被拘君每加營護事過之後慮其不自安不復一語及之兵興以來良家子多從軍君昆弟未嘗別籍丁壯六七輩軍帖下敬之房一子被選其母以征人往往陷沒行坐涕泣君聞而憐之卒以己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畢氏游宦隔閡無歸省之便君問遺殷重不以遠道爲嫌二女及笄州里名門競求姻對君俱



不之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女賢淑當媿貴官筭庫常族何足辱之卒之兩壻皆開國勳臣寶書龍節位望崇顯在當代侯伯之右庇廕所及外舍有光誠不負君所期矣居仁避亂南渡居數年始知二姊所在羸服裹糧千里就訪及兵燹河南張侯委居仁舉夫人族屬之留汴梁者北歸令羣從安居雞水之上歲時燕樂復見大門之舊雖出侯恩義而德義之力爲多順天盛衣冠德義從先生長者授諸經章句駸駸乎性理之學君之世蓋未易量也曩予婦翁提舉君以宗盟之故泊君伯仲通譜牒恩文備至有骨肉之愛奉公夫人之命德義以墓表爲請因爲論次之君尙多可稱弗著著以孝爲忠者其銘詩曰

義如泰山力莫勝惟其舉之孝也能受親髮膚敬所承一許之國刃可陵我思古人得伯朋任重道遠毅以宏大河無梁豈樂馮以孝則勇信有徵千年華袞取美稱禽息鳥視奚足矜忠臣之門後必興天何言哉理則應

遺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登忠臣之門對公與天所言姑匪眼

登樂善之堂眼裏奇奇奇于平華交如美舞會息息眼

上國及何劉并思古人勝前也分重重意意意意意意



